



之文
舌人

岚山光三郎

BUNJIN
AKUJIKI



干枯的苹果
别有一番滋味

文人 偏食记

あらしやま
こうざぶろう



文人感官中的百味真髓，有温度的味蕾笔记
文人才是真正挑嘴的美食家

岚山光三郎

著 孙玉珍 林佳蓉

译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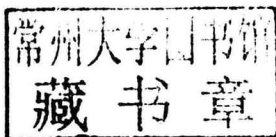
志智直哉、高村光太郎、北原白秋、石川啄木、谷崎润一郎、萩原朔太郎、菊池寛、冈本加乃子、内田百闲、芥川龙之介、江戸川乱歩、宫泽贤治、川端康成、梶井基次郎、小林秀雄、山本周五郎、林芙美子、堀辰雄

夏目漱石、森鸥外、幸田露伴、山口一雄、岛崎藤村、樋口一叶、泉镜花、有岛武郎、与谢野晶子、永井荷风、斎藤茂吉、种田山头火、坂口安吾、中原中也、太宰治、横一雄、深泽七郎、池波正太郎、三岛由纪夫

文人 偏食记

BUNJIN
AKUJIKI

岚山光三郎 著
——
孙玉珍 林佳蓉 译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人偏食记 / (日) 岚山光三郎著 ; 孙玉珍 , 林佳蓉译 . — 北京 : 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 2018.7

(文人之舌)

ISBN 978-7-5142-2346-0

I . ①文… II . ①岚… ②孙… ③林… III . ①饮食-文化-日本
IV . ① TS971.20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4225 号

BUNJIN AKUJIKI by Kozaburo ARASHIYAMA

Copyright © 2000 ARASHIYAMA Kozaburo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0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8-3744

文人偏食记

著 者: [日] 岚山光三郎

译 者: 孙玉珍 林佳蓉

出版人: 武 赫

责任编辑: 周 晏

责任印制: 邓辉明

装帧设计: 尚燕平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wenhuafazhan.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3.5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I S B N : 978-7-5142-2346-0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夏目漱石

饼干老师 — 003

森鸥外

馒头茶泡饭 — 013

幸田露伴

盐烫牛舌 — 025

正冈子规

自我攻击的食欲 — 035

岛崎藤村

干枯的苹果 — 043

樋口一叶

街旁水沟盖的蜂蜜蛋糕 — 055

泉镜花

酸酱草 — 065

有岛武郎

《一串葡萄》 — 077

与谢野晶子

一菜一汤地狱 — 089

永井荷风

临终呕出的饭粒 — 099

斋藤茂吉

吃食歌人 — 111

种田山头火

便当行乞 — 123

志贺直哉

金眼蛤蟆味噌汤 — 135

文人

目录
CONTENTS

偏

食记

高村光太郎

咽喉风暴 — 145

北原白秋

幻视苹果 — 157

石川啄木

以诗为食 — 169

谷崎润一郎

温软黏腻 — 181

萩原朔太郎

云雀料理 — 191

菊池宽

吃了就吐 — 203

冈本加乃子

食魔的复仇 — 215

内田百闲

饿鬼道饭菜录 — 227

芥川龙之介

照烧鲷鱼 — 239

江戸川乱步

中国荞麦面店为业 — 251

宫泽贤治

西欧式素食主义者 — 263

川端康成

伊豆海苔卷寿司 — 273

梶井基次郎

柠檬的正身 — 285

小林秀雄

韩波与星鳗寿司 — 297

山本周五郎

暗处的便当 — 309

林芙美子

死于鳗鱼饭 — 321

崛辰雄

灯下蛀牙 — 333

坂口安吾

安吾精制杂煮粥 — 345

中原中也

空气中的蜜 — 357

太宰治

鲑鱼罐头加味素 — 369

檀一雄

百味真髓 — 379

深泽七郎

屁还是屁 — 391

池波正太郎

怀旧滋味 — 403

三岛由纪夫

餐厅通不等于料理通 — 4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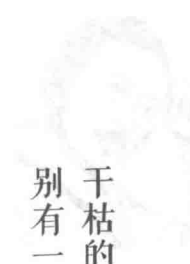
后记 — 423

文人

目录
CONTENTS

偏

食记



干枯的苹果，
别有一番滋味

夏目漱石

(1867—1916)

东京生，东大英文科毕业。日本近代文学之祖，俳句、汉诗、书画亦有多样杰作。著有《少爷》《三四郎》《从今而后》《明暗》等书。



夏目

漱

石

饼干老师

据说漱石之所以罹患精神衰弱，是因为在伦敦留学时的食物太过难吃。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伦敦食物难吃的风评，是源自漱石的精神衰弱。明治三十三年（1900），三十三岁的漱石公费留学伦敦，在伦敦待了两年，寄居在冷风可以灌进墙缝的破房间。当时的《漱石日记》中提及，出航后漱石立刻感到“肠胃不适腹泻难受”，从一上船就开始水土不服，途中除了在科伦坡港吃到的咖喱饭，对船上的餐饮始终无法适应。

到了伦敦，记下“住处饭菜索然无味”（二月十五日），“一周二十五先令谈不上享受，家计似乎颇不如意，堪称可怜。”

漱石在伦敦究竟都吃些什么？

三月四日，赏完桃花的午餐是“汤一碟、冷肉一碟、布丁一碟、橘子一颗、苹果一颗。”

三月五日，“在贝克街吃了肉一碟、洋芋菜汤一碗、两片糕点，共一先令十便士。”

四月五日，“回到住处，如往常喝茶，今天只有我一人在家，多吃了一片面包，滋味略差。”

四月二十日，“今日午餐，鱼、肉粥、洋芋、布丁、苹果派、核桃、橘子。”

长达两年的日记中，具体记述的饮食只有这四次，其余多是写及

下午茶，以及西方人无论吃饭看戏都偏好“重口味”的观察。或许是因为平日饮食乏善可陈，才偶尔记下印象深刻的外食。

值得注意的是，三月二十九日“买了一瓶卡尔斯伯德矿盐。”

卡尔斯伯德矿盐是种胃肠药，在《伦敦消息》中，也有“每天一早洗脸前都得先喝卡尔斯盐”的记述，表示这种药应该是漱石的常备药品，漱石大约每个月都要服用一瓶卡尔斯伯德矿盐。

当时有谣言说，素有神经性消化不良症状的漱石，无法适应英国的生活方式，罹患精神衰弱，在伦敦发狂。这恐怕是听说漱石吃不惯英国食物，一开始每天午餐只吃饼干的情况，而推测出的谣言。

穷学生在伦敦的昏暗小房间里“午餐只啃饼干”，看起来或许让人觉得可怜，但其实是因为不喝酒的漱石自己爱吃饼干和糖包花生。当时午餐吃饼干算是种流行风潮。

英国餐饮乏味的风评，应该是与过度包装的“法国料理美味”对比之下的说法，英国料理确实清淡朴素，但也还不到吃了会精神衰弱的程度，无论是烤洋芋、煎鲤鱼、牛肾派，其简单与日本家常小菜相差无几。

根据漱石的《伦敦消息》，每天早餐一定有燕麦粥，加上培根、蛋、土司、红茶，可以说比咖啡配面包的法式早餐更豪华，燕麦粥更适合虚弱的胃肠。

意外之处在于没有咖喱，可能是当时咖喱在伦敦尚未普及。

再怎么讲，漱石在英国的饮食并不太糟，这一点可以从漱石归国后依旧喜好英式餐点和下午茶而得知。

漱石的精神衰弱，恐怕是天生容易钻牛角尖的性格，再加上身为公费留学生精神上的压迫感，英文“看得懂说不出”，写信给妻子镜子却没收到回音的孤独感，才会变本加厉。神经质发作时食不下咽，勉强吃了也得服用卡尔斯伯德矿盐，陷入恶性循环。留学期间，九月十九日正冈子规的死讯更带来精神上的重大打击。终于，在留学期限即将结束时，文部省发布了“夏目精神异常，应予以看护归国”的电报。

漱石回国后在《文学论》中写道，是由于官方派遣才去了英国，自己完全不想去英国，直指在英国是“不愉快至极的两年”。虽然因极度的精神压迫导致神经官能症，但他初到伦敦时，却写下了别具风味的俳句。

寻画廊不得 问道烤栗人（二月一日）

此外，还因“家中女士一天吃五餐”惊讶不已。加上午前午后的茶点时间，的确是一天五餐，不过归国后的漱石也染上了这个习惯，“不愉快至极”的两年饮食生活反而成为漱石日后饮食生活的基础。

若从归国后的漱石日记挑出食物项目。京都二条路旁的西式糕点、和式甜点观世落雁、月饼、大阪朝日新闻的饭店晚宴、京都一力亭、柚皮蜜饯（礼物）、开化牛肉丼、鳗鱼饭（自宅）、神田川的鳗鱼、秋分时节的萩饼、星冈茶寮（寺田寅彦送别会）、秋田款冬蜜饯（礼物）、越后糖（礼物）、滨町的常盘（论坛归途中）、西洋轩的寿喜烧、鹌鹑料理、鸡肉寿喜烧、俄罗斯面包、俄罗斯面包（分包米、包肉、包高丽菜三种）、果酱、沙丁鱼、松元楼（虚子来访时的西洋料理）、上野精养轩（聚会）、藤村的甜点（小宫丰隆带来的羊羹）、银座法国料理、炸虾、小川町风月堂的红茶糕点（痔疮手术归途）、红豆糕（三年坂阿古屋茶屋）、京都旅行中买的罐头、鸡、火腿、巧克力、豆皮和豆腐，河村的甜点（礼物）。

大约是这些东西。

其中大多是西餐，找不到一般日本人归国首先想吃的日式饮食或者荞麦面，而且特别偏爱油腻的西餐，即使是日本餐点也是鳗鱼饭、开化牛肉丼、寿喜烧等口味浓厚的料理，其余特别明显的是甜食类，尤其是饼干。

《书简》中，“啃着饼干检查试卷的答案，饼干一扫而空答案却

毫无进展”“饼干吃得太快一个也不剩”（两者都是写给野村传四郎），

“收到您的樱桃之后，又收到了别人送的饼干，两三天前又承蒙招待西餐，结果遭到下痢的报应”（写给芥舟老师）等描述，可以看出他嗜吃饼干。在伦敦吃饼干当午餐的事情，也出现在写给妻子镜子的信中，说是一吃饼干就会停不下来，越吃越多。

对赠送柚子蜜饯的林久男再三道谢，赞不绝口地说是“对那柚子蜜饯的伟大惊叹不已，堪比西乡隆盛的蜜饯”。漱石素以喜爱甜点著名，所以朋友送礼大多也选甜点。对于竹叶糖的森成麟造，漱石写道“竹叶糖我自己吃了一块，其他都被小孩吃掉，竹叶掉了满地，乱成一团。”难掩欣喜之情。《日记》中则记述“贪吃秋田款冬蜜饯被内人数落了一顿”，有好几次吃太多甜食被镜子夫人数落的记录。

当时漱石的食欲相当旺盛。一般认为漱石喜爱荞麦面的典故，是由于从伦敦给镜子夫人的信中有“回到日本，最期待的就是吃荞麦面吃日本米穿日本衣服，倒卧在阳光斜晒的窗边观赏庭园”等句子，但是这只是身在伦敦时的想法，顾虑到远在日本的妻子的心情而写出的文辞。关于此事，根据次子夏目伸六的回忆录《父亲漱石与其周遭》，说到“父亲一生之中没有几次是真的发自内心想吃荞麦面”。此外，看到爱吃乌龙面的男人，漱石说“那种东西只有车夫才吃”。

漱石讨厌宴会，主要理由是与酒宴的气氛格格不入，以及因胃酸过多而对日本料理提不起食欲。

漱石的日常饮食如下所记（《父亲漱石与其周遭》）

外侧包了砂糖的落花生（最爱吃的甜点）

松茸（和辻哲郎等友人所赠）

煮油豆腐（喜欢稍油者甚于清淡）

雄鸡火锅、鸭、土鸡、猪肉杂烩

从饭田桥到九段路上的西餐店

牛肉火锅（在书斋的瓦斯炉上烹煮）

神乐坂川铁的鸡肉火锅（特别预约）

神乐坂田原屋、四谷三河屋的西餐

在修善寺温泉病倒，入院之后也有类似的记录。

冰淇淋（自宅后院有冰淇淋制造机）

因为砂糖包落花生对胃不好，镜子夫人总是藏在隐秘的地方，漱石却翻箱倒柜找出来偷吃。

漱石的成名作，是归国两年后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发表的《我是猫》，而后，明治三十九年（1906）搬到西片町的新家，开始有许多友人弟子相继聚集。

酒品不好的铃木三重吉、一次要吃六块炸猪排的内田百闲、把夏目家当作自己家一样的小宫丰隆、自己出钱叫外送西餐的高滨虚子等等，济济多士。由于每天应接不暇，只好把会客日规定在星期四。即使如此，仍有野上丰一郎、森田草平、泷田樗阴、野间真纲、松根东洋城、寺田寅彦，还是学生的芥川龙之介和久米正雄等人纷纷造访。众人齐聚时便举行宴会，从川铁叫来鸡肉火锅，饮酒作乐，铃木三重吉总是酒醉乱性。三重吉喝醉后，虽然不会去招惹虚子或寺田寅彦，但是总是去纠缠熟识的小宫丰隆、森田草平和年轻的内田百闲。

成为畅销作家的漱石身边陆续聚集许多食客，相关情况在夏目镜子的《漱石回忆录》有详尽记载。从西片町搬到早稻田后，铃木三重吉和小宫丰隆依然频繁造访，擅自预订外送鳗鱼丼而被漱石挖苦。

漱石有着来者不拒的大家风范，也有小气计较的一面。自己不喝酒，客人却暴饮暴食到深夜凌晨还不打道回府。镜子夫人劝说“请各位够了就回去吧”。送客之后，客人又跑到附近的关东煮店继续喝，以

致星期五的大学授课也配合停课。

儿子伸六感冒的时候，就从神乐坂的田原屋买来浓汤和炸肉丸。安倍能成或东洋城来访时，则预备炸肉丸或炸虾。

其间，漱石吃的是甜点。被妻子藏起来的时候，就在散步途中买回来在书斋吃。

江口涣来访时，话题谈到胃病。

漱石说：“不得不忍受这种痛苦活下去，真是骗人的世界。”

话还没说完，就从面前的甜点盒中取出荞麦包一口吞下。

“可是不痛时，就不禁想吃这些东西。”

夏目伸六谈到久米正雄的事，评论“胃肠病患者若不吃些什么的话，胃就会隐隐作痛，因此总是嘴馋”，并感叹“父亲和这种欲望战斗时，从来都没成功过”。

在周四宴会上请食客吃西餐或火锅，感觉上也是希望这些人代替他享用，以补偿自己食欲旺盛却无法饱餐的遗憾。

经常出入漱石家的森田草平，和女性运动家平冢雷鸟一同求死失败，回到东京后，漱石让森田住自己家里，表现出他关心人的一面。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的森田因为太过颓丧，镜子夫人私下温了酒给他，被漱石生气阻止。

“森田不是客人，不必给他酒。”

宽容与严苛，并存于漱石的内心世界。

漱石对饮食的关心，也表现在作品《少爷》中，少爷连吃四碗天妇罗荞麦面，而被取了天妇罗老师的绰号。

此外，《三四郎》中也出现了精养轩，主角三四郎不情不愿地出门前往精养轩。当时精养轩是文人聚会之地，漱石日记中也屡屡出现精养轩餐会的记录。

当年漱石光临的精养轩位于筑地，而现在的精养轩是上野国立博物馆与美术馆的附属餐厅，在博物馆有霉味的陈列品之间，飘散着咖

喱的香味，五百日元的猪肉咖喱十分价廉物美，独具风味。

庄严的博物馆建筑与地下室飘散的咖喱香味，令人不禁联想起漱石亲身体验到的伦敦忧郁，但漱石并没有留下在伦敦吃过咖喱的记录。

我前往上野的精养轩本店，点了几样西餐，炸虾一千五百日元，菲力牛排一千六百日元，总汇拼盘一千两百日元，西红柿牛腩饭一千日元。如今的精养轩，早已失去昔日西餐殿堂的地位，变成大众化餐厅了，侍应生也不清楚自己店里卖的是什么，只顾着匆忙上菜就离开。也许是由于价格便宜，但是侍应生知不知道往日的精养轩曾是多么风光的名店呢？总汇拼盘缺乏生气，只有四百五十日元的冷盘浓汤能让人略感到老店风味的余韵，餐桌上的荣华早已风化消散。不过，或许这跟漱石在伦敦的体验很类似，也还算可以接受。

明治四十三年（1910），漱石胃溃疡恶化，住进内幸町的长与胃肠医院时，正好四十三岁，朝日新闻也刚开始连载《门》。八月转往伊豆的修善寺温泉疗养，但是病情就恶化了。

看镜子夫人的回忆录提到当时的情况，出血的前一天“喝了西瓜汁，但是不小心喝下一颗种子，令人担心”。

“脸色宛如白纸，镜子一走近，就发出‘恶’的呕吐声，鼻子淌出鲜血，抓着镜子不断呕血，把镜子的和服胸口以下染成一片鲜红。”

注射樟脑剂保住一命，断食一天后喝了葛粉汤，吃了两匙冰淇淋，央求镜子夫人“再多给我一匙冰淇淋”。病倒后的镜子夫人日记中，八月二十七日记载“看起来像是肚子很饿，一直很想吃的样子，总是和医师吵架。我一在场更是啰唆，不知道下次又要说什么了。据说总是一边睡一边在脑中调理各色餐点，又是西餐，又是鳗鱼饭，自己在想象世界中饱餐一顿。”

其后，漱石因胃溃疡和重度精神衰弱反复入院出院，其间撰写了《彼岸过迄》《行人》《心》等作品。

他当时爱吃的是冰淇淋和饼干。

日记中写道：“粥也美味，饼干也美味，燕麦粥也美味，人生能品尝美味的餐点就是福气。”

大正五年（1916），四十九岁的漱石开始在《朝日新闻》连载《明暗》。十一月二十一日，漱石参加了在筑地精养轩举办的辰野隆结婚典礼，漱石原本不太想去，但新人再三邀请，最后还是不情不愿地出席。

来到精养轩，席位分为男女两边。镜子夫人发现餐桌上有南京豆（落花生别称），暗自担心，“不好了，若我跟他同席，他就不会吃。”

果不其然，漱石吃下了南京豆。

翌日，漱石通便不顺，拜托镜子夫人帮忙浣肠，过了中午家中女佣通报“老爷的样子看起来很难过”，镜子夫人赶往书斋，看到他“跌倒在第一百八十九回的稿纸上”。

镜子夫人将漱石扶到隔壁，铺床让他休息，漱石说：“人生算什么，死也没什么大不了。我现在这么痛苦，就会想到辞世之事。”

漱石睡了下去，晚上起来又央求“让我吃东西”，夫人拿了切成三片的薄吐司送去，被漱石抱怨“我不要这么薄的”。

二十二日到二十七日之间，漱石吃了少许冰淇淋和果汁。因为二十八日内出血，胃部突出，宛如葫芦。

送到医院后，和辻哲郎来推荐“有种灵验的气功，要不要试试”，被镜子夫人拒绝。

十二月九日临终之际，夏目伸六如此记述。

父亲睁开双眼，最后一句话是“我想吃东西”。

这是此时食欲依然得不到满足的切实愿望。立刻，在医师的衡量下，给他喝了一匙葡萄酒。

“好喝。”

在这匙葡萄酒中，父亲细细品味最后的希望，又静静闭上眼。